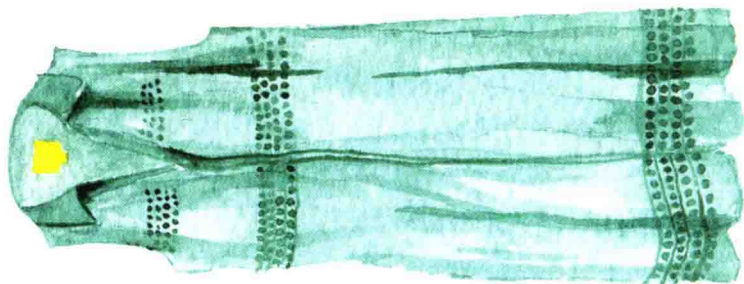


Clara
Bensen

[美] 克拉拉·班森——著

谢佩姝——译



CLARA

NO BAGGAGE

A MINIMALIST TALE OF
LOVE & WANDERING

沒有行李的
旅行



JEFF

极简主义 / 的 / 爱与浪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Clara
Bensen

[美]克拉拉·班森——著

谢佩奴——译

CLARA

NO BAGGAGE

A MINIMALIST TALE OF
LOVE & WANDERING

沒有行李的
旅行

JEFF

极简主义 / 的 / 爱与浪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没有行李的旅行

[美] 克拉拉·班森 著
谢佩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行李的旅行 / (美) 克拉拉·班森著 ; 谢佩姣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10 (2016.12 重印)
ISBN 978-7-5502-8511-8

I . ①没… II . ①克… ②谢… III . ①游记—作品集
— 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2480 号

No Baggage

by Clara Bensen
Copyright © 2016 by Clara Bens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unning Press,
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6-6145

出品人 唐学雷
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喻静 刘凯
特约编辑 李若杨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美术编辑 冉冉

未^{Read}
UnRead
—
旅行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25 印张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02-8511-8
定价 45.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联合天际club
官方直销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206 0201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_行李是什么? 能吃吗? / 001

CHAPTER 2_流浪吧! 两个人的旅行 / 019

CHAPTER 3_环游世界种下九百五十七棵树 / 037

CHAPTER 4_你与我之间 / 053

CHAPTER 5_求婚记 / 067

CHAPTER 6_一棵橡树的偶然与巧合 / 087

CHAPTER 7_期望种种, 转眼成空 / 101

CHAPTER 8_一个痞子, 在帕特农神庙 / 117

CHAPTER 9_认识你自己 / 131

CHAPTER 10_ 下一站? 随你挑 / 147

CHAPTER 11_ 往萨拉热窝之路 / 161

CHAPTER 12_ 哦, 玛丽亚! / 177

CHAPTER 13_ 阴阳 / 193

CHAPTER 14_ 我的孟加拉虎时刻 / 207

CHAPTER 15_ 人到中年 / 221

CHAPTER 16_ 所有不确定都是不确定 / 237

尾声 / 253

致谢 / 255

CHAPTER 1

W E I G H T L E S S

行李是什么？能吃吗？

“所以，你真的了解这个要跟你一起远走高飞的家伙吗？”

詹米从后视镜中看着我，眼睛藏在墨镜后面，听得出来他在逗我。要跟我远走高飞的“家伙”，就是他的大学室友杰夫，这会儿正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们三人坐在一辆沃尔沃汽车里，在休斯敦水泥迷宫似的早晨车流中穿梭，往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前进。我跟杰夫已经订好班机。

“别闹了，詹米！”杰夫含着微笑说，像个妈妈一边斥责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边忍住不笑。

“我只是要说，”詹米仍不死心，“难得有人有‘荣幸’跟你出国旅行，也该让人家知道自己上了什么贼船。”他一手放开方向盘，用手肘轻捣杰夫，接着又回头看看后视镜里的我，等着我回答。你真的了解这个家伙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四两拨千斤：“有什么我该知道

的吗？”

“你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詹米开玩笑地说，“我敢说，他一定‘忘了’提他拔掉手上的点滴、夹着尾巴逃出巴黎医院的事，那天刚好是巴士底日隔天的早上。妈呀，这家伙穿着纸睡衣跑上走廊，就是那种会露出屁股的病人服，你知道吧？连衣服都还没换下来，他就冲出医院，订了机票，立马跟法国说拜拜。”

“别说了，詹米！”杰夫吼他，假装听不下去，“都二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我们的毛都还没长齐！”

“是吗？”詹米耸耸肩，“只能说，接下来三个礼拜，我的念珠可有的忙了。”

我坐在后座，玩着裙摆上的花边。窗外的地平线那头，在半完成的建筑和空旷的水泥停车场后面，一排小小的飞机正要升上雾蒙蒙的日出天际。起飞的时间越来越近，再过几个小时，我的——我们的——飞机就会在跑道上滑行。这是个好问题！我真的了解这个坐在我旁边一起等待机轮从跑道上升起的男人吗？

说了解也对，说不了解也对。

我知道杰夫是理科教授，第六代得州人，一双眼睛闪着狂野的光芒。我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不禁想“哈，原来是你”，简直是巧遇老友。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在一巡龙舌兰之后，就变成眼花缭乱、惊险刺激的马戏团表演。我知道他喜欢在巧克力上撒海盐，还知道他结婚六年、分居两年，有个棕色眼睛亮晶

晶的五岁女儿。我知道他很特立独行，就像冬天不往南飞、偏往北飞的候鸟。我知道他超爱惹是生非，但听到饶舌天王图派克（TuPac）的《亲爱的妈妈》（*Dear Mama*）就会掉眼泪，偶尔还会停车，温柔地把路上的死猫移到路边。他是个内心柔软的捣蛋鬼——如果这两种特质可以同时存在的话。

但是，我真的了解他吗？很难说。你对在网络上认识没多久的人能有多了解？

也许认识的时间和场合也没那么重要。在网络上用电子邮件口无遮拦地打情骂俏几周之后（像打网球咻咻咻地一来一往），杰夫好不容易突破我这个影子写手的含蓄矜持。很难得，算他厉害。先是在线说说笑笑，一周后，我们自然而然就约了见面，感觉并不像初次会晤，反而像久别重逢。

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没想到竟然一拍即合！我人生的前十三年都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这个多雨的城市度过。我们一家七口（爸妈、五个小孩——四女一男）住在提拉穆克街（此名源于西北太平洋的原住民部落）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百年老宅中，家里只有一间浴室。我爸妈一方面因为信仰，一方面因为教育，把我们留在家中自学（当地中学在我的想象中，是个散落着安全套和针头的邪恶巢穴）。我妈虽然是虔诚教徒，却也很注重我们的学业和社会竞争力，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穿着长裙和吊带裤、不准出门约会和跳舞的基督教自学小孩。纽约双子星大楼倒塌的那

年夏天，我们搬到得州的沃思堡，我就在这座牛仔城长大成人。这里的暴风雨可以把天空变成诡谲的菠菜绿，把草丛里的蛇吓得惊惶乱窜；这里的人喜欢橄榄球的程度，几乎可比对耶稣的崇敬。

而杰夫是土生土长的得州小孩。他跟三个姐妹从小在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长大，离这里以南四小时的车程。夏天，他都到得州丘陵区（他的高祖父在那里盖了一栋小木屋）钓鱼、寻找阿帕切人留下的箭头。大学是他比较保守的年代，读的是得州农工大学，还是个嚼着烟草的共和党青年党员，疯起来可以把乡下舞池给掀了。

他的个性也很得州，热情又奔放。小时候他曾跟医生坦承，他心里最大的恐惧不是狼蛛或坏人，而是有一天会人体自燃（就像《摇滚万岁》那部片里的鼓手一样，因为豪情万丈的独奏表演，化为一阵烟雾）。杰夫是人肉导体，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电到（而且他交游广阔，五湖四海皆朋友）。一拍即合、刺激冒险、轰动场面，还有闪亮的彩色图片最合他的胃口。

他的字典里没有“低调”两个字；我跟这两个字却是好朋友。我们家的人都内向到极点（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是敏感内向的“阴”，杰夫就是热情好动的“阳”。我的衣柜都是麻灰色或米色的毛衣，他的衣柜则挂满颜色鲜艳的卡其裤和亮晶晶的袜子。我的盆栽和朋友的比例是十比一，就算整天不说话也怡然自得。

刚开始交往的几周，我们做的性向测验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的个性刚好是两个极端，杰夫是可以迷倒众生的超级行动派，而我是低调的梦想家，一口气把米切纳长达三十三小时的有声书《波兰》(Poland)听完，也不会打瞌睡。

有时候，旁人会把我的内向误以为是高傲，但杰夫不同。打从第一次约会他就表明，他对我这种安静思考的能力心存敬畏。总之，他对待我的安静内向的方式，就像对待需要仔细观察的外星生物。

“我有点好奇，今天你开口说了几句话？”我们见面后一个礼拜，他问我，当时我们坐在一家昏暗的酒吧里喝啤酒。

“喝这杯啤酒之前吗？呃，今天早上我跟服务生点了一杯咖啡。”我说，屈指算了算，“所以至少一句吧。”

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草草记下人类的田野笔记。“那这里呢？”他敲敲我的头，露出顽皮的微笑。

“多到我希望有开关可以把它切掉。”我说。确实一向如此。

我们就像太阳与月亮。然而，2013年4月5日晚上7点52分我们见面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那刚好是日落的时刻，不过他传给我碰面时间时，我并不知道。除了时间，他还传来一组坐标(30.2747°N, 97.9406°W)，还有一张嵌在水泥砖里的红土星星的照片。他写道：到星星这里找我。照片中的星星很朴素，五个红土星芒包围着一个宝蓝色正方形，中间有道裂痕。不

过，外表朴素当然是骗人的。我输入坐标就发现，杰夫的红土星星嵌在奥斯汀天际中最壮观的一栋建筑前——得州议会大厦。

晚上7点20分，我检查过口红，练习过但愿会迷死人的微笑，便走出我的小小套房。得州议会大厦的粉红色花岗岩圆顶通常要走上三十分钟才会到，但那天晚上我只花二十分钟就到了。我在人行道上迈着大步疾走，想甩掉紧张的感觉。之所以紧张，不是因为一般网友见面会担心的事，比如杰夫是个秃头的C++程序设计师，或是小孩一卡车的有妇之夫，还是喜欢性感皮衣女郎或收集了1993年以来每一款豆豆娃的怪咖，而是因为心里隐隐有种预感：有个超大星体正高速飞向议会大厦，即将把我从原来的轨道扫落。

我比杰夫早到星星那里，一直等到议会街的街灯亮起来，他才出现。当时，我站在巨大圆顶的正门阶梯下等他，只见一条淡黄色裤子朝着我走过来。他直接走向星星，大胆地凑上前亲我的脸颊。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一个无所不包的小世界，有淡黄色的长裤、红土星星、呈现完美弧形的圆顶，甚至伴随着四月阳光的落日余晖。

尽管从来没有正式的约定，那天晚上之后，我们就分不开了。我们双方都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要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既老派也没必要，一切都走现代路线。

他在得州大学的布朗斯维尔校区教授环境科学，离南边的墨西哥边境只有五小时车程。但他正在申请奥斯汀分校的新职位，有空就会开车或搭灰狗巴士来奥斯汀。周末，我们会躺在我的床上，天马行空地乱编故事，幻想我们曾经在另一个时代或以另一个躯壳交会。或许，他曾是一只在我的腿上喵喵叫的花斑猫。或许，他在前往旗杆镇途中抢过我的马车。或许某个冷冽的夜晚，我们在大草原同一个火堆边烤火。或许，有天我们会像《拦路大盗》(Highwayman) 那首老歌说的，搭乘星舰横越宇宙分水岭。

当初我们是在 OkCupid 交友网站认识的。站上的黑箱运算系统，似乎也对我们这辈子的“化学变化”表示支持。我们在网络个人资料的“速配指数”高达百分之九十九（虽然我知道这套运算系统有如玫瑰花瓣和天使发丝熬成的汤药）。无论如何，短短四个礼拜之后的某个早上，我们衣衫不整地坐在我住的地方，担忧地看着餐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时，这个速配数字多少帮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只差一个键，我们就要订下两张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还有两张从伦敦出发的回程机票。

这趟旅行是他的主意。杰夫早就计划今年的夏季旅行要从伊斯坦布尔玩到伦敦，但最近一个礼拜，他的“我要去伊斯坦布尔”渐渐变成“我们要去伊斯坦布尔”。于是我们才会坐在桌前，挑战对方敢不敢按下“购买”键。

“这么做可能会大错特错。”我说。

“跟在网络上刚认识的男人远走高飞？能有多糟呢？”他说，

手很自然地揽住我的腰，就像多年的老习惯。

我们哈哈大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按下了键盘。

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还没摸清对方底细就一起飞到世界另一边很随便。或许有点冒险，但绝不是随便。杰夫是那种说出现就出现、自然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仿佛你们之间的联结一直都在，而他只是以肉体这个具体形式加以确认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跳过热身阶段，直接展开冒险。

不过，就算我们真的曾在18世纪的双桅纵帆船上共赴黄泉，还是有很多实际层面的东西得弄清楚。比如彼此的成长过程和人生大事，包括家庭成员、旧情人、旧伤口、改不掉的怪癖，还有他下背部的锯齿状伤痕和我歪嘴笑的由来。我们得好好恶补彼此出了娘胎之后的今生今世。

可以确定的是，这趟旅行将挖出我们身上的故事。伴随旅行而来的时区转换、异国天空、陌生语言，还有迷路也好玩的探险，自然会把人磨到只剩最原始、最狼狈（有时是茫然，有时是病了）的赤裸裸状态。假如杰夫的去埋藏着巴黎医院大逃亡的往事（天知道还有啥），我也有一箩筐秘密等着摊在阳光下。詹米也该问问杰夫有多了解我才对。



刚开始在网络上通信时，我曾经对杰夫坦承：“我的精神状态出过小小的问题。”但只是简短带过，还刻意夹在一连串的惹

火挑逗之中。他说：“好像很有趣。”但细节我不想多谈，例如大学毕业我掉进多深的精神兔子洞，直到最近才从洞里爬出来。

订机票时，我没提到伊斯坦布尔之旅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稳定到可以坐上飞机的长途飞行，也没说走出公寓套房对我是多大的突破。他不知道至今我还不相信自己已经痊愈的事实，甚至从不期待有这么一天，而这趟伊斯坦布尔之旅正好反映出，我对家门外的广大世界充满了永不满足的全新渴望。

只有如此饥渴的女人，才会答应杰夫从 OkCupid 寄来的第三封信中随口提起的夏季旅行（当时他还不知道我姓什么、是不是真的长得像照片里那个严肃的歪嘴女孩）。杰夫的旅行跟一般的夏季度假不同。没有度假行程，也没有白色沙滩上的茅草屋。他进出不同的国家，不住饭店，不订房间，从机场 A 到机场 B 也不订旅游行程。在我眼中，这种随性的旅行方式已经够刺激了，对杰夫来说，这还只是刚开始。通常，他登机时除了信用卡、iPhone 充电器、护照（塞在裤子后口袋）之外，什么也不带，之后就听天由命了——这也是最刺激的地方。

“不带行李环游世界”在我的 OkCupid 信箱里，实在是生猛的提议（跟 SM 性邀约和求婚有的比），但我没有立刻回绝。我把里尔克《时间之书》（*Book of Hours*）的一段诗当作我康复后的箴言：“任凭一切在你身上发生，美丽的丑恶的都来者不拒。”

展开不定义关系的约会的头四个礼拜，我跟杰夫看遍了美

景。周末，我们会开车穿越得州山林区遍地野花铺成的地毯，或在奥斯汀的小巷里漫步一整天。所以，当杰夫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正式邀我跟他一起踏上不带行李的旅行时，“丑恶”也不在我的清单上。这项提议来得很突然。当时我们走在议会街桥上，我正在打量散落在约翰逊总统夫人湖上、有如撒在水上的糖果般的红黄小艇。他突然就说：“旅行的事我是认真的，你应该跟我一起去。”

听到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我屏住呼吸。杰夫从1996年就开始旅行，他的护照上有七十个国家的戳印，其中六十个都是单枪匹马闯荡。他看重这份自由，就像茶党、共和党人看重宪法保障的人民持枪权一样。不带背包和行李去旅行就已够惊人了，但他开口邀我一起去更加惊人。

他的诚恳邀约让我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里的一幕。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挚爱费尔米娜·达萨求婚时，费尔米娜举棋不定地跑去问埃斯科拉斯蒂卡阿姨，阿姨豪迈地说：“跟他说好。即使你怕得要死，即使你日后会后悔，都跟他说好。因为无论如何，如果你拒绝了他，下半辈子你一定会后悔不已。”

我有的是拒绝他的理由，比如我跟他还不熟，我的收入常在贫穷边缘游走，我还得呵护羽翼未丰的理智。可是，答案就这样从我口中蹿出，飞向温暖的水岸空气，仿佛自有一对翅膀。“好，我加入。”这个答案完全出于身体的直觉反应。一个没经过大脑、

心血来潮、非常肤浅的“好”。我就要坐上那班飞机，即使之后会后悔不已。

詹米把车开进D航厦前的暂停车道时，杰夫往后靠，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准备好了吗？”他问。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詹米插嘴。

我把手放在杰夫的手上：“詹米，现在无法回头了。”

“我知道。”他打趣地说，“不过如果这家伙突然发疯，冲向巴士底监狱，你就给我打电话。”

“别听他胡说。”杰夫反将他一军，“他只是想要骗到你的电话。”

我们三个人下了车。站在车子前面时，这对老朋友的差异更加明显。杰夫的旅行装扮是鲜红色卡其裤、轻薄的条纹毛衣，还有他曾祖父留下来的牛仔帽（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带去）。相反地，詹米一身正式打扮，合身西装搭配海军蓝领带（杰夫说他一向这么正式，高中时还会拿公文包去上学）。他认真地靠上前跟我们拥抱道别时，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古龙水。“好吧，真的要说了，两位保重，三个礼拜后见。”

之后他就走了。我们穿过自动门，走进拥挤的出境航厦。早上的搭机人潮匆匆而过，都是一手拿着咖啡纸杯，一手拖着行李。我们跟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都要前往某个地方——某个在